

只有在提到自由两个字
会豁然洞下时。人类的情况
才会打转。

——(德)托马斯·曼

韩起先生呕心
20年
巨著

蚁国史记



中国文联出版社

蚁国史记

韩起 著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蚁国史记》访谈录

(代序)

千玉：《蚁国史记》我读过了。因为事先听你说过，你要写一部拷问欲望的书，但我看过以后，觉得内涵还要丰富一些。你说呢？

韩起：总题目是拷问欲望，但这个题目是很庞大的。人的欲望，亦好亦坏。如同水一样，河流、雨水、大海、地下水，都是人类生存不可须臾缺少的。但是，雨水和地下水必需供应有度，暴雨和冰雹，会毁灭房屋，庄稼，威胁人的生存；河流也必须在河床中奔流，若四处泛滥，也会伤害人类。大海造福人类功莫大焉，但台风颠覆船只，侵害沿海陆地，又给人类制造灾难。人的欲望很像水，必需有固定的渠道和方向，不可无边无际。没有边际的欲望，最终都是人类极大的灾难。小小老百姓欲望膨胀，会杀人越货，变成凶犯。一个国家的元首，为欲望所驱使，为所欲为，会毁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类为欲望所驱，为所欲为，最终也会毁灭人类。欲望的流向，尤其更像水流，总是由高往低。欲望亦如此。对于个体的人，比自己弱小者，就是他伤害侵犯的对象。对于一个有权势的大人物，老百姓，臣下，都是他伤害的对象。对于人类，大自然也是他伤害的对象。全世界人民都痛恨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却阴魂不散，源远流长。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专制君王、人主，都是法西斯头子。对于大自然，对于地球，人类就是法西斯分子。人类的现代文明，是人类的欲望不断实现的结果。但没有了限制，便又

逆转为毁灭人类的灾祸。森林没有了，动物没有了，地下水一日比一日减少，人口一日比一日增多，汽车如云，电网弥天。地球一年热似一年，等南北极的冰雪融化之后，地球还有多少供人类生存的陆地？日本科学家预测，说 21 世纪末，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是现在的三倍。那当儿，人类将何以生存？须知，恐龙生存的年代，空气中的氧气占 30%。当天火燃烧，动物呼吸，尸体腐烂，将氧气的含量降低(现在氧气的含量在空气中仅占 21%)至某种程度时，恐龙也就毁灭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法西斯式的掠夺和侵害，常使我惊悸。难道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连恐龙生存年数的零头还达不到吗？

我常常为人类的未来而焦虑。

千玉：你这些思想，大都体现在那首“失仁则亡”的歌儿里了。可是我有一种担心，你这部书里有些细节……和人类的关系……我不说你也明白吧！是不是会引起一些人……那个……

韩起：请你具体的讲一两个例子。

千玉：比如那首《圣灵教主之歌》……

韩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这首歌是从德国法西斯主义时代歌颂希特勒的一首流行歌曲化来的。希特勒曾对德国人民说：“你什么也不是，你的人民才是一切，单个人一钱不值，几十、几百、几千万人才有价值。”在一次演讲中，希特勒更进一步说：“有人认为，元首英明，党则是另一回事。我要说，不！朋友们，我就是党！”当时全场“暴风雨般地”热烈鼓掌。希特勒又说：“我是党的一部分，党也是我的一部分！”有一部前苏联拍摄的电影——

《普通法西斯》。当时德国从婴儿一出生听的便是手摇风琴中的纳粹党歌。儿童上学，头一课便是“希特勒万岁！”一首向希特勒生日献礼的诗，每个德国儿童必须背熟。这首诗是这样的：

你在哪里，哪里的人心跳得更有力。
你在哪里，哪里德国人工作更顺手。
你在哪里，哪里德国儿童露出幸福的笑容。
你是领袖！你是救星！你是希望！
你是信仰！你是爱的化身！
我们全心全意献给你！
我们愿意每时每刻服务你！

我写在书中的《圣灵教主之歌》，就是从这首诗化出来的。你看，我改动得并不多。

千玉：还有“圣灵教主万岁！”……

韩起：那更是德国法西斯的礼节了。德国人一见面，那句“嗨希特勒！”我专门请教过德语专家。这句话有两种译法。一种是“希特勒万岁！”另一种是“神圣的希特勒”。若据汉语的习惯，理应译为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前者适于口语，后者适于书面语。

千玉：你怎么想到写蚂蚁的？我国现当代文学中，这样写的，我似乎还没听说过。

韩起：起这个念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了。但当时，不是现在的内容和

主题的。另外，我很喜欢《南柯太守传》这篇唐人小说。

千玉：你怎么会形成现在这样写法呢？

韩起：我关于人和人类的许多思考，我觉得难以用任何现实生活的素材来表现它。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无论如何达不到像现在这样形而上的高度。再说，小说本来就重在作家的虚构能量。不是只有童话才可以似人化地写动物写植物。纯文学也可以。《南柯太守传》就很成功。

千玉：你给书中人物的名字都起两个字，这有什么意义吗？

韩起：这主要是为了增加一些不同于真实人类社会的色彩。如《南柯太守传》，就太人类社会化了。若掐去开头和结尾，就看不出是在蚂蚁王国中发生的事。不光名字，生活方式等等，我都尽量注意不同于人类。

千玉：我也注意到了。全书中极少出现“人”字。也没有许多现代人类的用具——汽车、火车、飞机、电等等。

韩起：说到这个问题，我还不仅是考虑蚁化的问题，我还考虑到写作的动机。若过多引进人类的现代文明的物质生活，就要费相当多的笔墨去写这些东西。这样，许多笔墨都花在写物上了。我写得原始一些，能省下许多笔墨。

千玉：你的小说，我全读过。我发现有些小说的内涵，有类似的状况。比如，发表在《小说》上的《大漠魂》，就有些像《水焚》而这两篇小说的内涵，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我又觉得在《蚁国史记》里也有一点联系。不知我这种感觉对不对。

韩起：是对的。从 80 年代，我的小说，许多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人的生存问题。现在叫“终极关怀”。所以我写的小说不可能产生所谓“轰动效应”。比如 1982 年我那篇《青青的竹》，主题是美的毁灭。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初选 40 篇时有它。最后落选。据说是有人提结尾不应让女主人公死去，调子比较灰色。其实那个女主人公死于天灾。但这也不允许，似乎英雄人物都必须万寿无疆似的。鲁迅先生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思想，说到中国人劣根性时，说中国人常把美毁灭给人看。我就写了《青青的竹》，抨击的是民性中那种庸俗和愚昧。中国人活得比西方人累，就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小说距政治和政策都远了一些。现在写《蚁国史记》，更发展了当时那种思维，并且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新的境界，更难为人理解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疾呼“终极关怀”没有产生反响呢？主要是我们的老百姓的生存意识，还眼睁睁地盯在“温饱”二字上。现在谈“终极关怀”，距他们太遥远了。许多人需要的是眼前的“温饱”关怀。

我的人生是很坎坷的。自出生到年过半百，都生活在基层百姓之中。就我所见所闻，可以说人人都活得很累。我因此常想入非非，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呢？我为此，认真地研究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想从中找到一条解脱苦难的道路。这有些像当年的释迦牟尼的行为。后来，我集中精力于佛教。我拜访过宗教界的许多大德善知识。其中有些是在深山苦修的人。我个人也竭力在利用机会修持。我现在认识到，人的生存自由状态，也许会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境界。这个生存

自由状态，对于人的外部世界，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人生自由，生态环境的适宜等等。这里面的内容是十分辽阔的。我觉得非几十万字说不清楚。这里有惩恶扬善，也有物质生产，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等等许多问题。过去，裴多菲的那四句诗我很欣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这个“自由”的内涵和外延，是我前述的东西，并非裴多菲的原意。顺便我想说一点，我看到现在一些现代派人士，大骂中国的“天人合一”。一些报刊予以好评，我觉得十分不妥。“天人合一”是唯一拯救人类的道路。中国人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也可以这样表述：“人所不欲，勿施于大自然”。把人和自然等同一体。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有些应继续向前发展，有些则需要倒退。有些可以继续从猿到人的轨道上运行，有些则需要逆向从人到猿的方向退走。否则，人类的灭顶灾难，便迫在眉睫。此言决非耸人听闻。这些，还都是说的人的外在世界的事。对于人的内在的灵魂，也需要自由。这个自由的获得，比外在的自由，实现起来比较容易，至少只要努力，便有望达到。那就是灵魂的“无念”，“无住”，“无相”的境界。这也是一个灵魂达于自由境界之道。道可道，非常道。我在这里不可能说清楚。但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亲近过这种大德，也师从过其中二三人。所以决非妄语。用佛门的一句话，就是“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达到那个境界，自会贪图无限风光。此类指导书籍，浩如烟海。所有那些书籍，不看不可，看得真懂了，那些书也就不存在了，都成了废话。

千玉：你这一段话很重要。我忽然隐隐约约明白了你许多小说的境界了。

韩起：我是多么盼望整个人类世界的那种自由境界啊！我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都会为这个人类的唯一境界而奋斗。

千玉：我现在决定回去再看一遍《蚁国史记》和《水焚》我这时候心里似乎有了什么触动。但叫我说，我还一时说不清。

韩起：我的目的，也希望人们为了消闲娱乐，读了我的小说，于消闲之余，能产生一点触动。我想为那个“自由的境界”奋斗——用我的小说，奢望引导人们，能调整自己，踏上这个方向。我的下一部书，会从另一个崭新的角度，深层次地去开掘。我这种奋斗意识，也许只是一种乌托邦意识。但我相信，未来的人类一定会理解我的苦心。那些大智大勇者，那些慧根深厚者，一定会踏上这个通向自由境界的方向。我个人的生存状态非常渺微，否则我会用写作之外的行为，为我的这种思维去吃苦，去工作。其它任何功利，都无法吸引我。

千玉：我想知道，你怎样看待你的小说的价值？

韩起：我的小说只是一座小桥。当人们踏看这小桥，能够到达彼岸，之后，这座小桥就毫无意义了，连垃圾的价值都不存在了。但在现在，我要告诉地球上现在尚在生存的所有人们，无论个体人，或一个集团，一个宗派，一个国家，整个人类，欲望的运行必须有一个趋向完美的轨道。欲望的泛滥，甚于洪水，甚于地震，甚于一切天灾。人们啊，向我们自己索取我们的生存自由吧！失仁则亡，上帝的原则！

千玉：你的这种苦衷使我非常感动，但我想，恐怕许许多多读者还难以

理解吧!

韩起：有可能。但将来一定合理解的。我常常品味德国那位文学大师托马斯·曼的一句名言。他说：“只有在提到自由两个字会怆然涕下时，人类的情况才会好转。”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以引发人非常辽阔而激昂的思考。他还有另外一句名言，我是拥抱着赞赏的。他向整个人类发出呐喊：

“每一天都是追捕法西斯文化的好日子!”

可惜，他的这一声伟大的呐喊，并没有引起他的同类——也就是今天生存着的人类的重视。这是巨大的遗憾。但我坚信那位老霍尔巴赫的声音：

“灾难是一根有力的策鞭，
激发人站在真理的一边。”

我已经看到了这根策鞭的鞭影了。

1997年9月1日

听云轩

他睁开眼睛，便见到一派奇异。他惊愕极了，便叫起来，他听见有人说：“孩子哭了，怕是饿了。”

又一个声音便说：

“他也不是饿了。他是要名字呢。”

他愈看愈惊愕。他不是生下来的。就像自己的妻子生儿子，在医院里嘶叫得死去活来，完全不知羞耻，八叉开双腿，让一个肉团，从鲜血和羊水中，伴着惊天动地的哭叫，钻出了那个洞穴。人，应该是这样诞生的。他却从一个白色的壳里钻出来。这使他很惊异。这样一个厚厚的白色硬壳，石头似的，他怎么有力量打开一个洞呢？

这是一个乳黄的世界。天是乳黄的，地是乳黄的，屋里也是乳黄的，不需要灯火，一切都清晰着。

这是什么地方？妻子呢？孩子呢？家呢？他的藏书呢？

怎么会在这里！他还要去学校上课呢。

“玲玲！”他呐喊。玲玲是他的女儿，正上着初中。

“他说什么？”一个声音说。

“这孩子伶俐，就叫他灵灵吧。将来长大，说不定能干大事呢。咱们家，兴许还能指望他兴旺兴旺！”

“屁话！”声音很粗，很愤怒。

“我这话有什么错儿？你又发气了。”

"多个孩子多个嘴!"

"也多个干活儿的。"

"屁话!"

"好灵灵，快爬到妈妈这儿来。"

他努力挣扎了几下，全身软得如泥，一点力气也没有。他爬不动，只静静地呆着。

我怎么叫灵灵呢?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是作梦吗?

他认真看了看这间房子，寻找发出声音的地方。屋里有生命的，有三个，连他在内。他看清了，这些生命绝不是人类。

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是作梦吗?

天呀!天呀!我现在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动物?

他记得，母亲常说，托生个人身不容易，不知要修行多少年，多少辈子，才能得个人身。人死了，到下一世，就可能变狗，变猪，变飞禽走兽。母亲希望自己世世为人，就信佛，敬神，每天烧香，念经，诵咒。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从不自我约束。他最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书。所以考大学也考的是历史系。他读二十四史，读《资治通鉴》。有些，他都读了有 20 遍。他希望自己能像古贤，出将入相，建立不世之功，搏取永垂不朽的身后名，创造个人生命的辉煌。他自信自己有这个才能，只可惜没有这个机遇，便只当了个中学的历史教员，挣个衣食之资。浮游人生的苦海，生儿育女，吃饭睡觉。

怀才不遇的悲苦，折磨得他身如芦苇。妻子总劝他，有吃有穿，把孩子养大成人，也就知足了。他骂妻子鼠目寸光，胸无大志。他向往校长那个职位。他拉了一帮人闹校长。小事夸大，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四处告状。校长终于闹倒了。教育局懒得为校长这顶小小乌纱帽劳神费劲，连调查也不调查，为了自己的清静，便一纸调令，请校长去另一所中学就职了。另从其它学校的副校长中选了一名补了缺。新校长走马上任，他方知大大失算。原来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局，他为什么不先安排好教育局这一环，再攻击校长呢？如果那样，现在他不顺顺当当早当了校长了吗？他怒气攻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是为别人制造了机会。他气恼了。他记得，是妻子叫了辆三轮车，拉他去医院的……可是，去医院怎么却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这一定是梦！

他咬了咬自己的腿，很痛。再用力一咬，痛得叫了一声。

看来不像是梦。

"奇怪!"他说。

"孩子说什么?"粗哑的声音。

"灵灵说奇怪，好像。"另一个清细温润的声音。

"妖怪!妖怪!快打死他!打死他!……。"

"别打别打!怪我没听清。刚睁眼的孩子，怎么会说话呢?我是跟你说笑哩。他没有说话。我的好灵灵，是不是?你没有说话。"有一个黑黑的东西移过来，将他护严了。他感到一股馨香的温暖。"他是咱们的孩子。头一个孩子。若

是生下来不说话，不成了死东西了？”

他有些恐怖了。他不想死。死亡，终是恐怖的。他警觉起来，下决心再也不开口说话了。

什么东西送至他的嘴边。他张开口，吃了。很甜，很香。吃饱了，就静静地呆着。身边还有几个白白的球体。时不时蠕动一下，惊得他飞魂散魄。屋里没有动静，好像那两个声音从屋里响出屋外，就消失了。

墙角的一个大白球体摇动起来。他惊讶地凝视着。渐渐的，有一块地方润湿了。又渐渐地，有一个什么东西凸出来。再渐渐地，就出现了一个洞口，一个和他一样的东西蠕蠕地爬出来。这个刚刚出世的东西比他头大，也健壮。一出壳就能爬动，左顾右盼，呜呜地叫了几声。

这当儿，有声音响进屋来了。

“啊，看呀，咱们的老二又出世了。”

“唉！生这样多，怎么养活。”

“有儿不愁养！”

“屁话！那就养五百个儿子，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他依然盯着刚刚出世的小东西。

这是什么世界？

这里决不是人世间。

天是乳黄的，地是乳黄的；没有白天，也没有黑暗。屋里有用具，有食物，却无床铺。看来，大家也不睡眠。

他重新记起母亲关于转世的话。

我是什么动物?做为人,我已经死了吗?

他静下来,努力回味前生……妻子叫了三轮车,拉他去医院。妻子骑自行车尾在后面。三轮车骑得慢极了,妻子催促:你快点好不好。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惊叫。他急睁开眼睛,便见一个黑呼呼的庞大东西,向三轮车撞击过来。他来不及惊叫,便空濛了。从空濛中清醒过来,便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他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庞然大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了。火车?汽车?是发生地震了吗?为什么妻子没有随他过来?唉,她留在了人世,他们永别了。可是他的孩子,他的老母亲……一阵辛酸,海浪般地冲激他。他大声呐喊:

"我要回去!"

温润柔顺的声音回应他:

"灵灵饿了,快给他拿吃的。"

粗哑嗓子说:

"屁话!这回你别想再骗我了,我听清楚了,他说他要回去。这孩子不知是什么东西投生过来的,你还护着他,弄死他算了。或者,我把他领出去,扔到大山里,是死是生,由着他的命。"

"不。我的孩子,是鬼是魔我都养着。我不信,他会伤害他的爹娘。"

天呀,我是什么动物?

二

灵灵长得极快。他不再说话。他终于认清了他的父亲和母亲。父亲生得威武有力，气象森严，从来脸上也没有过一丝笑影。他话不多，一旦开口，总带有那么一股子杀气。母亲却慈祥。她很怕父亲。但父亲也常常让她三分。当父亲呐喊时，生气时，她总是沉默。父亲平息了，她才评论他的行为，说得头头是道。末了，父亲心服口服地点头，默认她说得有道理。他想，这就叫以柔克刚吧。

然后接二连三，他有了四个兄弟。

大弟叫飞飞。

二弟叫亭亭。

三弟叫蒙蒙。

四弟叫豆豆。

父母出外忙碌生计，弟兄五个便守在家里。灵灵负有照管弟弟的责任。他们尚不明事，除了吃饭，便是学习走路。父母回来，才教他们说话，识字。父亲找来许多书，对兄弟五个说，必须老老实实读三年书，大槐安国里，不兴有不识字的人。朝廷规定，凡不识字的人，贡税要加倍交纳。至于读书的内容，可以选学。灵灵前生好史，仍选了读史。一部《大槐安国史鉴》竟有一百多卷。父亲惊讶，劝他学文学，学写写文章，长大可以谋个一官半职；读史学，没有多大用处。灵灵铁心要学史，父亲也就算了。飞飞热衷学武。父亲说，穷文富武，学武要请师傅的。请师傅得花许多钱。飞飞怒了，便说